

长篇小说

乱世星城

易健常◎著

辛亥革命，长沙光复，好大的场合……
各派势力精彩斗法，三教九流轮番上阵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乱世星城

易健常◎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乱世星城 / 易健常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4.9

ISBN 978-7-5360-7230-5

I. ①乱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1884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张 懿 张 旬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乱世星城
LUANSHI XINGCHENG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(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8.25 |
| 字 数 | 18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5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我父亲说，他小时候图嘴巴快活，唱“乡里人，进了城，两边高房子望不赢”，被鹏爹追着打。

轮到我，嘴犯贱，乱说“铜是铜，铁是铁，乡里鳖就是乡里鳖”，被鹏爹骂个臭驴子死。

鹏爹正告我们：老子就是乡里人，还是大山里的人。

鹏爹是我爹的爹，当年叫鹏伢子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乡里人进城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浏阳猛人，茴饼和“里手包子” | 001 |
| 白沙井水，白辣椒炒鸡杂 | 014 |
| “钻牛角尖”，吊半边猪，火烧乌龟 | 021 |

第二章 乱捣糨糊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呜唏呐喊 | 038 |
| “吴斗魁”，踩脑壳，“化生子” | 047 |
| 银项圈，沉甲鱼，号褂子和长褂子 | 062 |
| 捏着粑粑等火烧，半夜闹天光 | 088 |

第三章 城里一本戏

- 举火，“猪坚强”，狸猫换太子，杨裕兴的面 098
- 公食裁缝，戏班子上街，“炸箍” 108
- “双鱼一眇”，稗子草，谢幕 131

第四章 食客 刀客 戏客 茶客 过客

- 锅面，汤圆，“和尚肉” 158
- “螺蛳肉”，鱼鳞册，杀猪 176
- 苦楮子，雉尾生，两个麻子一台戏 195
- 昔年怕丘八，如今怕丘三 213
- “洋意子”，茯砖，花卷，擂茶，定盘星 220
- 悲峰，热火朝天，“打酱油” 243



第一章 乡里人进城

浏阳猛人，茴饼和“里手包子”

鹏爹讲起老家乡下，七山二水一分田。田少，当年生计艰难。乡里人的生活简单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“扒柴捡狗粪，讨米掏芋头”。我后来对这句话进行解码：“扒”“捡”“掏”三字都以“手”为偏旁，看来两手不闲；窝囊的是“讨”，纵有十二分底气，若以“讨”的方式获取最基本的生活物资，太窝囊了。

鹏爹不以为然，以为乡下是乐土。他说起当年山里野物成群，乡里人除了种田，也打猎。冬闲时，翻山越岭，装壕放铳，斩获颇多，甚至打过老虎，就用虎骨泡酒，用虎鞭、鹿鞭、猴子鞭炖汤，炖得的汤惠及姑表叔伯、左邻右舍。他迷信：他那一辈的男人个个剽悍阳刚。

时光倒退一百年。

入冬，鹏伢子跟在他爹的屁股后面，满山转。爹放铳，他扞耳朵；爹唆狗叼猎物，他抢上前，跑得比狗快。他想有杆铳

枪，爹不给。无奈之下，他用红栗木制作弹弓叉子，绑上牛筋皮条，拣河滩上鸽蛋大的卵石做弹丸，遇野物，他瞄得准，出手快，十射九不空。

那天他见小豺狗子叼鸡，发一弹，打得豺狗子翻跟斗。追过两面坡找到猎物，提回家。进屋场，晓得屋里来了城里客。

那天罗夫子同女儿锦妹子进山。夫子的爱妻病亡，亡妻要找地方安葬，这次是为落实坟址。坟址的事拜托表亲鹏伢子的爹。锦妹子是学生妹子，一百年前的九〇后，在城里一碗饭长大，懵懵懂懂，不懂卖萌。娘死，哭过，这次进山将伤心事放在一边，百无禁忌，不怕蛇，不怕树上落虫屎，不怕狗，不怕屋场地上的糖糊鸡屎。夫子要牵她，她甩手。

见到猎物，夫子连夸好身手，说浏阳山里尽出猛人。鹏伢子的爹说：猛人？焦大鹏算是猛人，年纪轻轻就是洪江会的台柱子。前年有人在普迹见到他，现在不知去向。

夫子诧异：你如何识得他？

爹说：听说他现在是共进会为头的，喊得动几万人。

洪江会、共进会？是些什么？正想发问，见他的爹瞪眼，将想问的话吞回去。

夫子问：识得永安镇上文得武得的陈梦天？

爹摇头说：他呀，时运不济，装香撞倒佛，唱戏踩塌台。

鹏伢子说：陈梦天？名字好怪。

爹说：蠢。“浏阳梦天，一发三年”，长年梦游，饭都混不到。

夫子说：这个人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排长，极仗义的。

这边，锦妹子见豺狗子眼睛半闭，伸手摸它白森森的獠牙，翻看它腿间，验证生物课学过的知识。鹏伢子笑得哈哈起滚。

她气愤。夫子带有饼，饼上印红圈，壳易碎，掰开来散发茴香味，叫茴饼。请鹏伢子吃茴饼，他开心，手掌并拢成斗状，兜住下颏，吃到最后，连壳带渣倒入口，此时五脏六腑熨帖，似乎感受到大山中百草千花的莽撞、刚劲、亲昵和熟络。锦妹子讥他是饿殍鬼投胎。

谈妥坟址，夫子感激。老表虽说家境清贫，但做事爽快，不“敲竹杠”，不“打抽丰”^①，不搞潜规则。既然如此，自己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。他见鹏伢子长得青青葱葱，聪明、精干，问他：读过书？

鹏伢子说：在围山书院读过两年。

夫子说起围山书院与谭嗣同有关，鹏伢子就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

夫子默许他是读书种子，问为什么不读了。

鹏伢子的爹说：钱字上底气不足。

夫子懂了。他实施“爱心工程”，要鹏伢子随他一起去长沙进学堂，愿意承担学费。

鹏伢子说：好想。

几天后鹏伢子被送进修业学堂，夫子交过学费，留些钱吃伙食。事办好，他埋头办他的《长沙日报》。

鹏伢子确实是读书种子，功课不差，只是在山泉清，出山泉浊——在省城，书斋外的世界很风光，书斋外的世界太疯狂：时而修筑粤汉铁路筹款，德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争着要放债，美国人也搅和进来，争来吵去，打开脑壳；时而共进会立“中

^① 打抽丰：旧时利用各种关系和借口向人索取财物。

华山”“兴汉水”“光复堂”“报国香”，搞名堂；时而喊立宪，开设咨议局；时而电灯公司招股，炼铋公司开张。而眼皮子下他看到“叫花子”当街抖虱婆，抢行路人手上的吃食，冲进小饭店舔碗、舔盘子。

他那一辈的乡里伢子都是大肚汉。说起吃饭，跨过门槛又是三菜碗，夫子给的伙食费只够吃个半饱，饿得吐清水，难熬。他留恋山里的日子，上山打野物、挖葛藤，下河摸鱼虾。城里麻石街上野物不生，鱼虾不长。越想肚子越饿，他决计去找夫子要份事做，混碗饱饭。

敲门，锦妹子出来，不怀好意地从上到下打量他，目光聚焦于他从烂巴鞋里露出的脚指头，唱：太阳一出暖洋洋，老鼠子出来晒太阳了。

说罢就笑。

鹏伢子脸上挂不住，扭头就走，被夫子拉进书房。

在夫子面前他支吾半天，说出书不想读了，想找事做。

夫子问：你能做什么？

答：想在你手下做记者。

问：你懂得做记者的要诀？

摇头，回答：不懂。

又问：脸皮厚不？

又摇头。

他发窘，锦妹子又笑。

夫子打开话匣子，说：记者，记者，不关“之乎者也”。脸皮要比柚子皮厚，嘴巴皮要哄得哑巴开口。后脑壳上要长眼睛，眼观四路；掏干净耳屎听壁角，耳听八方。

他说：那是，那是。

夫子叹气，说：要经常蹲饭铺，泡茶馆，懂得吃“里手包子”。

问：“里手包子”如何吃？

夫子说：明天先去茶馆。

锦妹子撒娇，也要去吃包子。

夫子说：细妹子不能去茶馆。

就约定，明天一早“四海春”茶馆碰面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两人“四海春”坐定，先上一件包子：一碟四个，两糖两肉。鹏伢子捏个糖包子，当作吃茴饼，一手兜住下颏。包子溢出的糖浆流到掌上，就舔掌；抬掌，糖浆流到肘上，就舔肘；抬肘，糖浆从肩膀流到背脊，背上有烫痛的感觉，一手摸去黏糊糊。

那边两张桌子拼作一张，坐泥木工人，笑话他：乡里人，有滋味，吃个糖包子烙脊背。

夫子叫堂倌送上热毛巾，为他擦去背上糖迹，往红肿处涂万金油，心疼他说：伢子，世道艰难，找碗饭吃不容易，哪一行都要上心学。

说罢，演示如何吃糖包子：先咬个口子，吸干糖浆，再将包子掰成两半，轮流啃。

这时，鹏伢子问：为什么要跑茶馆、酒楼？

夫子说：春秋时，“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”，如今论执政不在乡校，在茶馆、酒楼。

京城茶馆多，喝花茶、红茶、绿茶，喝茶时也吃点心：饽饽、艾窝窝和肉丁馒头；边吃喝，边玩开笼子中的蟋蟀、油葫芦、蝈蝈；间或也闭上眼睛，和着悠腔慢板听戏。喝足玩饱，

开骂。骂宣统穿开裆裤坐龙廷；骂挤进皇族内阁的贝子、贝勒是混世魔王，生于宫中，长于妇人之手。

广州人喝茶叫叹茶，一盅茶，两件小点心，点心精致，由跑堂的提篮叫卖。“一盅两件”之后，骂十三行洋货排挤土货；也有人骂孙文是“孙大炮”“烧炭党”，牛气冲天，牛皮烘烘。

四川人也喜欢喝茶，坐竹靠椅，边喝茶边嗑瓜子、摆龙门阵、冲壳子①……

只有长沙人将喝茶和吃包子当一回事：喝茶就为吃包子，吃包子必喝茶。吃喝过，打里手②腔，扯里手皮。

那边，泥木工人包子吃得差不多，茶冲了一轮又一轮，边喝茶边吐老茶梗，拈起长梗子清牙缝，诉苦：

——搞什么鬼新政！建咨议局、府中学堂和中路师范学堂，都不打我们的米③。

——嫌我们是“泥木流④”，宁肯从武昌、广州雇工匠。

——“泥木流”又如何？杨泗庙的尖角宝塔都盖得出，老子输给哪一个？

——人家不是盖庙，是盖咨议局，湖北武昌就盖起来了，西式建筑，图纸一大叠。你看得懂？

——马太生绸庄仿造洋楼门面，钩和绸缎庄也仿，不就是洋灰砂浆、石膏模板？想去应工，笑话老子只会和黄泥打灶，羞得脑壳低进裤裆。

① 冲壳子：四川方言，意为聊天吹牛。

② 里手：内行，老手。

③ 打米：算数。“不打我们的米”，不将我们计算在内的意思。

④ 泥木流（读上声）：旧时长沙方言中对建筑工匠的蔑称。

——这些新派人物，同他们讲不进油盐。

这时有人提出找杨三豹子出面讨事做，马上有人驳嘴，说姓杨的不是豹子，是“三百斤的野猪——凭张寡嘴”。

又有人说：杨三豹子早想揽工程，碰一鼻子灰。

鹏伢子问夫子：杨三豹子是什么人物？

夫子告诉他，读过几句老书，长沙有名的搅屎棍^①。

那边，仍说得口沫横飞。

有人骂：娘的，长沙“泥木流”几千人，他断我们的活路，我们就操他的蛋。除了盖新屋，老子还会拆烂屋。

.....

夫子说：听到了？这就是民声。

当晚，夫子就写。第二天《长沙日报》刊出文章：《谋生计难上加难，泥木匠满腹辛酸》。

以后几天，夫子又带他“扫街”，就是满街转。之后，让他操练笔墨。那个晚上，他回想近来所见所闻，眼前浮现好多张面孔：有人油嘴滑舌，有人忍气吞声；有人嚣张轻薄，也有人刁蛮泼辣；有的人虚张声势，好“打马牌子”^②；有的人低声下气，热脸伴人家的冷屁股；有的人势利、倨傲，鱼肉众生；有的人血脉贲张，好铲不平。想到兴起，他披衣起床，捻亮枚子灯，提笔写下三则报道。

巴到第二天，将几页纸交给夫子。夫子看得皱眉头，提笔

① 搅屎棍：长沙方言，骂词。称纠缠不清的家伙。长沙人有歇后语，搅屎棍——闻（文）不得，舞（武）不得。

② 打马牌子：长沙方言，假借他人的名义，吹牛，说大话。

涂抹，指着文稿说：文字啰唆，第一则十六字足矣，“店大欺客，老板指肴中死蟋蟀为金钩虾”。

他一拍后脑勺，说：果然是。

夫子翻看下一则，说：内容是流氓食客捏年轻老板娘的奶子，老板娘反抗，老板却赔不是。只是莫戳老板的痛处，有钱人面前他也无奈。可改为对仗式标题的小文章：

登徒子咸猪手欲袭胸器

刚烈女兰花指直戳脑门

他说：要得！要得！

夫子说：这两篇文笔虽流畅，但都是些里短家长，文章只上得《潇湘雨》一类闲情消遣小报，离仗义执言差得远。

他满脸通红。

夫子再往下翻，眉头松绑，说：这桩事我也看到了，八九岁的小叫花子拦住轿子讨吃，阔绅士将烟蒂丢到讨饭碗中。赤膊汉子出面讨公道，显血性。这年头，草头百姓已经忍无可忍。

他说：正是正是。

夫子说：要饭的满街都是。发大水，官府不救灾，反将粮食外卖。看到没有？沿江的大小码头从灵官渡、西湖桥到大西门，停靠的都是往外运粮食的大船。

他说：官逼民反。

夫子说：官府嚣张，劣绅也无良，如王麻子、叶麻子、杨三豹子、孔叫脑壳^①这些囤粮大户，阴脐烂肚，坐地起价。官、绅互不买账，就如师公子同鬼斗法——病人遭殃。城里人都吃

^① 叫脑壳：长沙人将那些好出头、逞能、个性膨胀出界的人称为“叫脑壳”。

不起粮，更何况叫花子？要写，就写官绅相斗倒腾粮食，让众人明白事情真相。

说到王、叶两个麻子，还有孔叫脑壳，鹏伢子不懂是些什么人。

夫子说：都是些老派的学问家，学品高，人品上却不敢恭维。明天带你去天然台吃里手包子，见识其中一位。

麻子，里手包子，天然台。等明天吧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赶往天然台。天冷，冻得流清鼻涕。鹏伢子举亮壳子，亮壳子就是小灯笼；夫子挎个布袋。天然台在南门，北门到南门，七里又三分。一路见不到人，只有狗叫。天黑，看不清脚下的路。经过茅亭子，鹏伢子险被绊倒，亮壳子照去，地下躺个老叫花，死得硬邦邦。老叫花口里紧咬着一只鞋，怪事。夫子说：“饿的，饿得嚼烂鞋帮子。”鹏伢子冒冷汗，心里说：“莫再碰到。”偏偏前面铺子的门槛边又倒一个细伢子，嘴乌青。夫子以为有救，掐人中。有蓬头散发的女人爬过来，抱起伢子说：“饿的。”夫子打开布袋，拿出包花生米，倒出一半递给女人。女人抢过花生米，大把塞进自己口中，又爬去接些屋檐水喝。爬回来，嘴对嘴将口中花生糊糊喂到伢子口中。伢子睁眼。夫子摸几个钱给女人，女人磕响头。

鹏伢子难受，不想去天然台。

夫子说：要沉得住气。里手包子一定要吃，有采访任务。

天然台，三层楼高的茶馆。夫子指着门口对联说：记下来。谭延闿写的麻姑体的楷书，左不让右，上不让下。

鹏伢子记下“客来能解相如渴，火候闲评坡老诗”。

进门，见一楼的货架上摆镶红镶金嵌宝蓝的罐子，装各色名茶，盖碗茶卖到一百二十文。不喝盖碗茶的“苦力马子”自带茶杯和“老末叶”，用茶馆的开水沏茶、续水。各路茶客陆续进茶馆。夫子先从袋子里取出洗脸用的木盆，去厨房打热水，又取出罗帛手巾和牙擦、牙粉，净脸，咕噜过口，擦得牙齿白又亮。等到茶馆内热气升腾，晓得头笼包子出笼，这才上楼入座。

门外来一乘四人抬的绿呢大轿，一位胡子翘翘的老馆子，穿官服，入门，众人朝他拱手，纷纷叫“裕爹”，他懒得理睬。夫子说，这位是赖巡警道。

鹏伢子问：巡警道是什么？

夫子说：说是管巡逻、消防、户籍、营缮、卫生，其实只是摆看，专门打马牌子。

眼看头笼包子端上桌，先让裕爹取走一件，其他茶客才跟着取，夫子眼疾手快，抢到最后一件。没抢到头笼包子的茶客自是愤愤然。包子有闽笋鲜肉包、香蕈鲜肉包、冰糖盐菜包、玫瑰白糖包，摆在白瓷盘中如沙滩上搁浅的白鲸，也如雨后草丛中冒出的白蘑菇。堂馆上盖碗茶，茶是君山银针，涩香将众人鼻孔涮过，再让人去感受盘中麦面的糙香、鲜肉的荤香和糖汁的甘香。

裕爹嘴唇刚伴着杯沿喝一口，骂：烫得老子开不得口。抓个包子，又骂：真要烫死老子！

茶馆老板连忙赔不是。

楼下一片哄吵，挤进茶馆的苦力马子穿着油杂，抱怨不公：楼上的有头笼包子吃，楼下的干瞪眼。

跑堂的说：茶馆卖茶为主，楼上的喝一百二十文一盅的茶，

当然吃头笼包子。

一个穿棉背心的苦力马子不服，揪住跑堂的要动拳头。只见裕爹上前，喝道：吵什么吵？喝得起盖碗茶，老子这件包子让给你。

“棉背心”上下搜个遍，凑足一百二十文钱，按在柜台上，愤愤地说：莫以为老子喝不起！给老子上包子。

跟着，又有几个凑足钱买茶，要吃头笼包子。掏不出钱的受挫，转身走人。茶馆老板怕事情闹大，安抚众人，说：现做现蒸，要几件蒸几件。

夫子告诉鹏伢子：这些人是修铁路的苦力马子。

夫子握个肉包子当中刨皮，又将有红印记的糖包刨皮，再摸出剩下的半包花生米，往包子塞几颗，两手一拍，糖、肉包子亲密拥抱，成个大圆饼。他笑道：这就叫“吐纳三才”的里手包子。

鹏伢子奇怪：吐纳三才？

夫子说：天、地、人谓之三才，糖包子若为天，肉包子即为地。

他问：人呢？

夫子指着花生米，说：蠢，花生仁不就是“人”？

他恍然大悟。楼下的苦力们将包子撕成半边月，咬得包子吱吱叫，大口喝老末叶沏出的“酱油汤”。

突然门口呜唏呐喊。

夫子说：“天牌”来了。

见来人攒手攒脚，刀把脸上长铁石麻斑。细看，这人禾镰眉毛绞丝胡，戴顶瓜皮帽，进门嚷吃头笼。他身后跟两件“俏